

刚晓 著

刚
晓



说

言詮只在当下有用，离之则不可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刚晓说

刚晓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刚晓说 / 刚晓著. — 兰州 :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21-3229-1

I. ①刚… II. ①刚…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111号

书 名: 刚晓说

作 者: 刚晓 著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张文海

封面设计: 迪 茗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1-3229-1

定 价: 45.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 <http://www.gsminzu.com>

投稿邮箱: 448925720@qq.com

发行部: 屈滢 联系电话: 0931-8773312 8773264(传真) E-mail: 993177333@qq.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刚晓 著

刚晓说

言詮只在当下有用，离之则不可得

言
詮
只
仕
欲
下
死

用
難
生
見
不
可
見

劉
安
印

目 录

学风是我们学院的命脉	(001)
把宗教批评请到台面上来	(006)
培养气度、树立理想,为成佛做祖积聚资粮	(010)
在女众部开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019)
回首来时路	
——关于汉传佛教讲经交流培训	(025)
学知识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039)
研讨会现场点评《高僧辩才》	(052)
在纪念延寿大师诞辰1100周年研讨会上的报告	(055)
在第二届唯识论坛上的发言	(061)
第五届慈氏学学术研讨会上说	(071)
在石经寺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	(084)
在玉泉寺中国净土宗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086)
在第十二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090)
在第十三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096)
讲经交流选拔后几句话	(099)

辩论何为？

——辩论赛后说几句闲话	(102)
3月11日因明课引子	(105)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11)
韩镜清先生的因明典籍翻译事业	(148)
梵文夏令营开营仪说话	(172)
梵文夏令营闭营仪说话	(178)
打七演说	(180)
佛教要义	(197)
三戒印	
——止恶、行善、利他	(216)
古印度的主要外道	(231)
弘扬正法，舍我其谁	(274)
文学鉴赏	(283)
《肉身和尚集》后记	(293)
《定量论》后记	(295)
《解能量论》后记	(297)
《解惑录》后记	(299)
《刚晓字迹》后记	(301)

学风是我们学院的命脉

今天是新学年的开始。因为是刚过了春节,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就先向各位法师、老师、领导、同学们拜个晚年。

说实在的,我对咱们学校的情况还不知道,让我来讲,我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该说啥,我私下里问了问赵老师,他告诉说:你就讲讲现在的佛教教育大势、世界佛教的潮流。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胸怀,“茅屋为秋风所破”也还是心中思量着“大庇天下寒士”。

我这多年,一直在九华山佛学院教书,去年秋天到戒幢佛学研究所。由于需要,我也走了一些地方,当然,寺庙我去的不多,因为天下寺庙相差无几,我一般是只到佛教教育机构,我所看到的、听到的,都差不多。我觉得咱们的佛教教育界存在着一个通病,就是普遍的学风不够。我们佛教的传统是学修并重,套时髦的话说: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而人们应该知道,这只是理想状态,而不是事实。在世间不是事实,在教内也不是事实!在一个阶段内都要有所侧重,非如此不可!在教内来说,整个佛教是一盘棋,丛林以修为主,学校以学为主,这样共同上进,佛教就有了希望。有人呢,目光有些偏,要求学校内要学修并重,在丛林中也要学修并重,这不可能,佛教的天空是共同才能撑起来的。佛教讲法住法位、法随法行,自己只要把自己分内之事做到最大限度的圆

满：丛林是好的丛林，学校是好的学校，这样整个佛教就是好的，就是健康的，就充满生机。自己不要去做别人的事儿！咱们有句民谚，叫“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人瓦上霜根本不需要你管！我们常说“帮忙”，帮忙、帮忙，越帮越忙。比如说一个人体内的五脏器官，心在输送血液的同时还想去帮帮肝儿、肝儿又想去帮帮肺、肺要去帮帮肾……这样一来，你这个人怕是活不了啦。

老和尚说：我们要注重修行！这是为什么？因为老和尚对于教育是外行，他抓不出学风！什么叫修行，说上殿、过堂、念佛、参禅是修行，上殿、过堂没话可说，这是僧人的日常基本事项，与修行扯不上边儿，不上殿、不过堂是连僧人日常事项都没做到，就像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一样。不种田就不是农民，不做工就不是工人，不上殿、不过堂就不是僧人。至于念佛、参禅，没有理论指导的念佛、参禅其实是在绕弯子。老法师说：打佛七可不是抽大烟，一次就够了，不要一次、两次、十次地打，若一次不能成就就足以说明你差的不是一丁点儿。一直打就像弹簧一直拉伸着一样，会疲劳的。参禅也是，敬法师说：你越参越惨！前一个 Can 是参禅的参，后一个 Can 是凄惨的惨、悲惨的惨。这是念佛病、是禅病！

在佛学院里强调修行本就是歪门邪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你的学风不够，学风拿不出手，也只能说修行了，而修行是个软指标，是没办法衡量的！怎么来判定你的修行好孬？修行、修行，你修了个什么？你这里不也是连一个罗汉也没修出来吗？修不出罗汉凭什么说你修行好？你会说：谁都知道，罗汉不是一时半刹能培养出来的。那我干脆就告诉你，罗汉根本就不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学校出不来罗汉才是正常的。况且，谁来印证你是不是已经到了罗汉位呢？谁都没有资格！别说学校里没人有资格，在丛林里也没人有资格。所以，在学校讲修行那根本是马季的“大力丸”、是江湖术士的“麦饭石”。这就像水一样，我们不能说它对人体不重要，但在常规下，就不能说它重要，除非是到沙漠等特殊状态。强调修行，就是因为学风不够而故意把诸位的眼光引向那虚无缥缈的修行，是策略而已。

没有学风的理论指导是不行的！萨迦派班智达大师这样说：“说是修时不需闻，此是浅慧愚者说，不闻经教只修行，纵勤亦是畜修法。”这就是强调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干什么都一样，必须有理论指导。理论从哪儿来？是先辈人在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你现在若没有理论，只是苦干，也行，那你就得准备好要失败千百次，但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可以说我生生不息，但你有隔世之谜，所以，理论的指导少不了。

衡量学风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有硬指标：你能不能拿出有分量的文章！你培养出来的人能不能做事！

中国佛教协会前一段时间在苏州开了一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会上净因法师说了一句话：我们的佛学院其实是道风也不够、学风也不够。这是很实在的话。我们的佛教老前辈有句话，叫“要想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就是说，假如把我们的毛病暴露在众人面前，我们佛教的形象就会受到破坏，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它所在的坐标系。我倒觉得，一个有自信心的宗教，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挖得越深，那么它的形象会越高大的。

有人会说，我们是不是就不要修行了，不是的，我们只是根本不需要提修行而已，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一门心思把学风搞好了，道风也绝对差不到哪儿去。当时有人说玄奘法师刻意学风不提修行，但玄奘法师在临终时就说：我是菩萨。反过来，在丛林中提道风，道风好了学风也自然就差不了。我们只需要提一个，另一个就带起来了。要是既提学风又提道风则一定二者皆失。鱼与熊掌绝对不可兼得，肯定有轻重。

况且，“提”总不是好事儿，比如现在国家强调环保，为什么要提这个、强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环保做得差到了极点！当时为什么设教师节？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看不起教师！我也不想强调学风，可眼见我们的现状使得我不能不强调！

现在人不是说什么爱放眼全球，咱佛教就也看看：现在东洋、西洋都是称雄一方，连兰卡那样的小国家也是一方诸侯。现在日本、兰卡还有一批大家是相当的活跃，而我们堂堂的大中华竟然不入流。就连我们的同胞——海峡对岸的台湾对我们大陆也是不屑一顾。前几年台湾出了一套佛学丛书，中间还有咱们韩老师几本，最后丛书主编慈惠法师在出版记中就明白地说：我们出这一套书，并不是说大陆的水平够了，而是为了解决大陆学人的生活困顿。原来人家是在发“善心”救济大陆学人，出书只是为了保住大陆学人的面子的一个借口而已！大陆学人看到慈惠法师的话后都不高兴，有一种羞辱感。按王教授的

话说，人家是想把我们大陆的英雄、狗熊一网打尽，想检查一下我们大陆现在的佛学水平到底如何。上一次开国际禅学研讨会，在最后总结中，方先生说，大陆的论文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人们都说佛教生于印度、长于中国，可现在呢？难道我们真的老大了吗？梁启超当年说，“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可我们如此下去，真是羞煞人也。如此我们又怎敢不强调学风？

同学们距离毕业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想给大家提几个要求：

一、大家在这剩余的一年时间里，努把力，到毕业时要能拿出过硬的东西！什么东西过硬呢？按目前的境况看，还是只有文章！有人说，修行成道更好，你即使真的成道了，也肯定不会把文章看得一钱不值。因为在佛教中，文章的始作俑者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经律论都是文章，是释迦牟尼他老人家口述出来的文章。九华山佛学院心源法师当时去缅甸学上座部，我们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我们不稀罕、也不要你带回来什么硕士、博士学位，只要你给证个阿罗汉回来。这是玩笑话、虚诳话，我们说它最硬，但硬到极致就成软的了，就如大智若愚，太有智慧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苏格拉底，总站在街上拉人辩论，人都躲他，说他是疯子。人家是真正的大智慧者，我们不要这样，只要做一个堂堂的人，做人就要人里人气，你不是佛，就不要佛里佛气的。弘一大师说过：修行人越修越没了人气，这是佛教最大的悲哀！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在学习时就要注意了。当然，让你们写出文章，可绝对不准你们把写文章、发表文章当作追求的目标。我编杂志这么多年，对杂志的运作我再清楚不过了。编辑并不能评定你文章质量高下！你们还年轻，发表文章会毁了你们的。这时候要多读、多听、多想、少写，我对我的研究生的要求就是只准写一篇文章，你这篇文章得到我的赞扬就好了，虽然有时我也会做做样子请几个专家做评审委员会成员，但他们的意见只是参考，我这么做只是随俗而已。

二、大家一定要把教理贯通。因为各位同学以后要出去面向大众，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出家师父，哪怕我们是半瓶子醋，也是个醋师父。所以我们不能半路卡壳，但也不能说些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有太多的出家师父在真诚地说着魔法而不自知，这样误导人，罪莫大焉！其实这不是我们学院对大家的希望和要求，而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要求。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学习呢？

首先,把我们的脑袋分成好几份儿。老舍有一篇《考而不死是为神》,他说学生们要学会把脑袋分块儿,一块儿装数学,一块儿装外语,一块儿装政治……上午考外语,你就别掏出数学这一块儿来;下午考政治,你就别掏出历史这一块儿来,不然就砸锅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头脑中一块儿分做净土宗专区,一块儿分做三论宗专区,一块儿分做禅宗专区……这样一分就很清楚了,有条有理。为什么要分?因为佛教有很庞大的体系,包罗万象,为什么佛教是真理,就因为它包括的东西足够多,你要是分不清楚的话,会晕的。就曾有人问过我,说我到底敢不敢念佛?因为他见《金刚经》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不禁目瞪口呆!还有人问,青菜萝卜也有佛性,我们怎么去吃它们呢?因为在《楞严经》就说草叶线缕也有佛性,我说,那你就把嘴绑住吧。

其次,把学佛的次第搞清楚。先是因明,再对法,再戒律,再般若,再中观或瑜伽行派。玄奘法师及义净法师他们都这么说。格鲁派宗喀巴大师说过:一失次第即成魔业。宗喀巴大师还说,“最初广达求多闻,中显经论皆教授,至后昼夜精勤修,一切回向教昌弘”,这就是次第。在佛学院这三年中,我们的学习,是没有次第的,大家在最后这一段时间里,要梳理一下,不然就没有时间了。

至于学习的方法,因为人都各不相同,所以方法得不一样才行,但不同中总有相同的部分,那就比较粗糙了。方法是什么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比如说戒律,同学们要掌握的是它的精神:断恶、修善、利他,而不是我顺手打死了一只蚊子赶紧阿弥陀佛半天,我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打,而是说你这心态不妙。我们现在的小处着眼,搞得我们处处不自在。

学习就是这样,学院实际上能教给同学们的东西不多,你们到学院里来,我们就是努力地培养大家树立起“弘扬大法、舍我其谁”的勇气。只要有了这份信心、勇气,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也就达到了目的。

当然,为了同学们,我们法师、老师以及教职员工也都会尽心尽力,这个大家放心,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所在。

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2002年 杭州)

把宗教批评请到台面上来

在前几天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说了不少,不管怎么着,哪怕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毕竟是局外人、旁观者。当然,旁观者清,他们的意见很中肯,但都是原则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清楚咱们佛教教育的具体操作规式,也是的,咱们不对校外人说实话倒是个原因。

宗教批评对于整个宗教来说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块。再者,出家人、教界其实是弱势群体,我们老家那儿就流传一句老话,叫“没赖场,赖和尚”,有了啥坏事找不到肇事者,就诬赖和尚,拿和尚顶罪。学界当然比老百姓理智得多。既然教界是弱势群体,而且教界现在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不必用“批评安全模式”,把理智用在“批评安全模式”上,不是好现象。你要是真为出家人好、为教界好,最好直接言其不足之处,促使它改。当然,直言的批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气的,而且又不合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所以咱们也就不必奢望外人。咱们自己人呢,都是当局者,虽然说当局者常迷,但毕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咱们也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现在我就借着这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的因由,来说一下批评缺席。

一个事物总是在批评声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好风凭借力”,才能“送我上青云”,要是这个事物承受不起批评的冲击,那它就很难成气候。可咱们的佛教

教育,在正式场合中,总是得到赞扬、喝彩,很少有批评。只要是个人,谁都有分辨能力,对佛教教育的现状其实都有各自的评判,私下里谈起佛教教育的时候,不少人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但一到正式场合,就不行了,在场下那精彩的真知灼见就被套话挤得没了影儿。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咱们教界确实被宠坏了,听不得批评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做家长的都知道,要把小孩儿教育好,对小孩儿不能一味地宠着,该批评还是得批评的。当然,不能像过去一样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说灭佛灭法这种粗暴的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子。对于小孩儿要恩威并用,对了就要赞扬赞扬,赏他一块儿洋糖什么的,要是不对,就得敲打敲打,不然的话,这个小孩儿就毁在赞扬声中,这就是“捧杀”。王安石写的《伤仲永》为啥是千古名篇?教训深刻!佛教也是这样。在赞扬声中,教界人飘飘然地把“自我”给放大了,放得太大,大得失去了载体、依托,失去了背景、前提,这么一来,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真实性、合理性,这时候要是不采取措施,当他们连“自我”本身也不堪其“大”时,他们就会像吹得太胀的气球一样,要爆成碎片的。这是整个教界的悲剧(老百姓们的谰言教界会清高得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没有听见)。被赞扬包围着的人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不多,可你既然是宗教教师,你的身份就要求你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不然就是你不合格。王雷泉老师说“法不归位”,宗教教师不合格也是“法不归位”的一种表现。

“文革”后,佛教教育事业的开展,确实成绩很大,这个不能否认,该肯定的成绩咱们也还是得肯定。同时,佛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但是,肯定成绩的言语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真诚的批评在正式场合只能缺席,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注意。当然,我并不是说成绩讲得太过了,实际上成绩讲得也还不够,而是说成绩与批评应该保持平衡,现在是讲成绩的一端有,可批评的一端没有。现在应该讲成绩的一端再提高点儿,批评的一端更是得加快步伐赶上,努力与讲成绩保持一致。

佛教教育中的事大家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但要是照直说出来,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确实很可怕,我是亲自尝到了,个中滋味可真是“欲哭无泪”。应该说,真正的宗教批评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可咱们现在的教界缺

乏良好的批评环境，咱们现在的教界环境包含了太多的感情因素等东西，所以，“宗教批评家”只能无奈地失语，宗教批评界也就缺乏勇士。

是不是说只是由于教界的原因？不是的，宗教批评家们也得反思：我是否真懂宗教？某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他说，虽然我们说起来是专搞宗教的，在宗教界也算个人物，但我们实际上大都不懂宗教。什么才叫懂宗教？不是说你能给讲一部《华严经》，你确实讲得好，讲得天花乱坠，但仅凭这个称不上懂了佛教的，你应该到民间看一看，察一察，不要老窝在书斋里。其实信徒的心态很微妙，与所信奉的教主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这些宗教批评家们的批评不是给宗教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锐利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所以，批评家们即使是真心来批评，但大都力不从心，批评得很蹩脚，只能说你那是“真诚的梦语”。没有切中宗教界时弊的批评，换来的只能是教界的不屑一顾。

宗教批评家们也得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教界以理性的监控，这是你宗教批评家的责任，你不能不负责。在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后我与某位先生私下聊，当说到中国目下的佛教教育现状时，他竟然说，这是你们教界的事儿，我们不好说啥。这叫什么话？宗教批评与教界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什么使得这位先生说出这样的话呢？也可能是我的名声比较臭，老骂人，他怕。这位先生说我当时是锋芒毕露，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过来他是在夸我呀还是在骂我。

我这是随口胡说，没啥规式，很乱，而且本来是该说佛教教育的，一下子说成整个佛教了，有点儿跑题，跑就跑吧。归一下子有这么几点。

最严重的，是处于宗教信仰核心层的有身份的教育界人士没有摆正宗教批评的位置。这个圈内关心宗教批评的人太少了，置身于信仰圈层的人缺乏理性思维是普遍现象。改变这个状况的任务就落在了大家的身上。毛主席说过，“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有师父说，要了解佛教教育的真实情况，必须到青年学生中去了解。你们年轻人对宗教批评的态度明显地不同于我们老一辈。你们是教界的希望所在！

第二是宗教批评的园地太少。说实在的，咱们佛教界公开发行的刊物，只有《法音》、《佛教文化》等有限的几本，而且它们因处在“天子脚下”，也就决定



了它们不能太肆意。相对来说,佛教界的内部刊物倒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但宗教批评在这里的处境现在也很是艰难。目下有一块儿园地,就是网络。现在网络上的批评是无序的,需要引导,要是把这个弄好了,潜力无穷,值得投入。

第三,基于信仰核心层对宗教批评的态度、宗教批评的园地这两个原因,使得宗教批评的权威难以出现,没有权威性宗教批评人物就使得宗教批评界没有凝聚力。当然,这个还是远期的,因为现在宗教批评还没有怎么露头,我想以后肯定会形成一门成规模、有系统的宗教批评学的。

当然,咱们“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一种不诚实之上的狡狴文化”,这是柏杨说的,比如说,在台面上我会说,欢迎大家批评、多提意见,其实在我的内心里是说,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在这儿给我唱反调。都是中国人,自然都明白中国华夏民族这套“皮里阳秋”的把戏、这么一种思维模式。都知道我话里的话,所以不会真的来给提出批评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这时候我说让宗教批评家们出来,是有些为难人家了,我这等于是让人家向强大的中国传统挑战,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有点儿战慄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使得宗教批评的开展很难,但是,知难而上是一种品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悲壮的事儿,为了宗教事业,值得。

说了这些,其实也是滑头,只泛泛地说,也不举具体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内容、力度,但举事实就更伤人了,也只能泛泛地说。就此打住吧。

(2001年 苏州)

培养气度、树立理想， 为成佛做祖积聚资粮

引 子

今天咱们举行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光泉法师作为院长，他实在应该过来，但今天政协开幕，第一天总不好不露一下面，再者，他参与政治，能够更好地给我们创造一个学修的大环境。所以，他没来得及，那我就代替了。

咱们这个会场，有一百四十个位子，正式学生应该是够的，新报名的学生，下一周才考试，但既然赶上了，也来参与一下，感受一下气氛，所以位子不够了，又加了这些凳子，人还坐得这么的挤，六个人的位子坐了八个人，大家担待一点儿。

武林佛学院

杭州培养佛教人才、办佛学院，历史其实也不短，1946年的时候，曾经办过武林佛学院，是太虚法师让演培法师、妙钦法师来具体操作的，当时并没有明确院长人选，经费当时就是由灵隐寺支持的。演培法师、妙钦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是同学。演培法师讲《俱舍论》，妙钦法师讲国文，不过妙钦法师只讲了一个学期就回福建了，这样主力就只剩下演培法师了，于是太虚法师又派了会觉